



傅雷张闻天肖像

湖南人民出版社

2
2

怀念张闻天同志

本社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怀念张闻天

本社编

责任编辑：成云东

装帧设计：曾东凡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1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10,000 印张：4.875 印数：1—5,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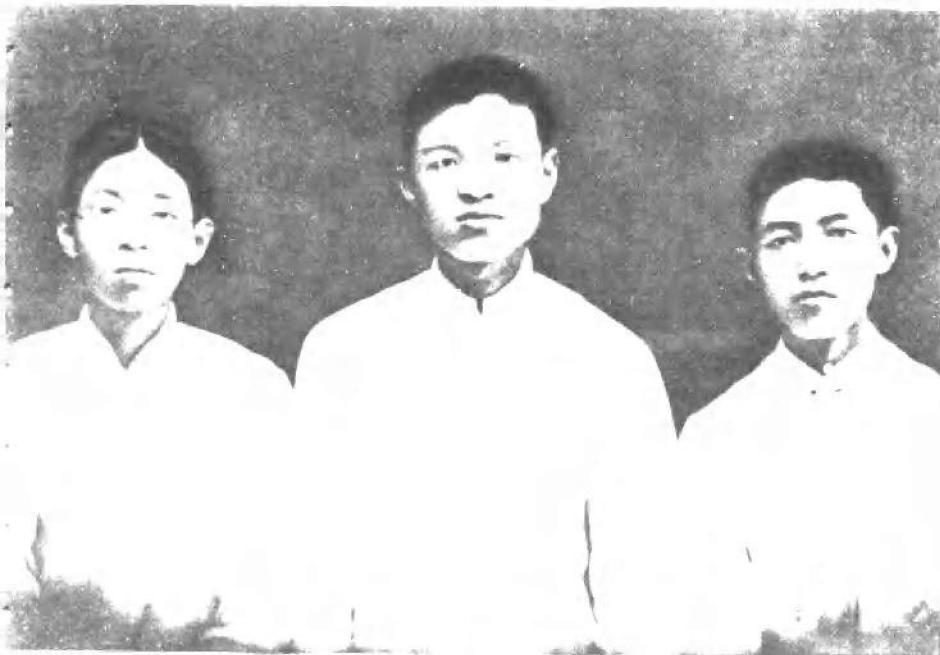
统一书号：11109·169 定价：0.64元

陈云同志为本书题字

懷念張聞天

陳雲題





一九三一年，张闻天同志(中)和茅盾(左)、沈泽民(右)同志合影



一九三六年，
张闻天同志
在延安



一九三六年，张闻天同志和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同志在延安机场。



一九四五年，张闻天同志（二排右起第四人）和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同志在党的七大会议期间

一九四八年，张闻天同志在东北佳木斯



一九四九年三月，张闻天同志和周恩来、董必武同志在西柏坡





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张闻天同志
和周恩来、李克农等同志在一起



一九五六年，
张闻天同志和朱德
同志视察秦皇岛海
军基地

一九五八年，张闻天同志和刘少奇同志在一起



一九五八年，张闻天同志和周恩来、
陈毅等同志访问朝鲜期间

毛泽东
不朽



一九七六年四
月，张闻天同志和
刘英同志在江苏无
锡。

“为了能够执行
和考察各个不同
的情况，高产在病
牘上才育自己的
脑筋”
1967.3.1 - 1976.4.5

一九六七年，
张闻天同志写在台
历反面的列宁语录
的手迹。

目 录

生命虽逝 业绩永存

- 深切怀念张闻天同志 刘英 (1)
我所知道的张闻天同志早年的学习和活动 茅盾 (13)
“一个无私的光明的找求者”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张闻天同志 程中原 (16)
蕴藏在心底的话 吴黎平 (29)
师表 吴文焘 (37)
追思与怀念 董纯才 (46)
共产主义者的楷模
——回忆在合江工作时期的张闻天同志 张启龙 李延禄
吴亮平 卓 雄 陈伯村 王新三 徐少甫 (51)
随闻天同志在东北工作的一些感受 李正亭 蔡黎 (63)
终生难忘的好老师 雪浪 (69)
领导青年工作的表率 杨海波 (75)
张闻天同志和研究工作 何方 (79)
怀念坚定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张闻天同志 邵天任 (92)
我们的好大使 李滔 (96)
补献的花圈 肖扬 (99)
晚辈的悼念 罗熳 (110)
好学不倦的楷模 李江川 (116)
严谨的治学态度 孙冶方 骆耕漠 孙尚清 李泽中 (120)
张闻天同志在经济研究所的日子 孙尚清 (129)

- 闻天舅舅二三事 马文奇(133)
张闻天同志在无锡 任贵发(139)
从一张合影想起的 李鹤强(145)
回忆我的伯伯 张昌麟(149)

生命虽逝 业绩永存

——深切怀念张闻天同志

刘英

感谢党中央，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对闻天同志一生的功过是非作出了公正的评价，推倒了林彪、“四人帮”一伙强加在他身上的一切诬陷，使他长期蒙受的不白之冤终于得到了昭雪。抚今追昔，我的感慨是无法用言语和笔墨形容的。在悼念闻天同志的日子里，我心潮起伏，思绪万千，许多往事一齐涌上心头，真不知从何说起。闻天同志的一生，是坚定地信仰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一生。他生命虽逝，信仰永存。他的战斗生涯和革命业绩是难以尽述的。这里，我只能作些片断叙述，以寄托我的怀念和哀思。

闻天同志是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在无锡逝世的。他的死，是林彪、“四人帮”和曾任中央文革顾问的那个“理论家”长期迫害的结果。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那个“理论家”就指名下令揪斗闻天

同志。从此，他就一直经受着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折磨，前后达十年之久。但是在那漫长而严峻的日子里，他丝毫也没有屈服，而是始终关注着党和国家的前途，惦念着许多老同志的命运。在他还力所能及的地方，都为保卫党，保卫革命事业，保卫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崇高的革命情操。

林彪、“四人帮”一伙为了打倒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不断指使一些人来逼闻天同志“交代”问题，写“揭发”材料。但不管压力多大，他始终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决不乱说。例如，他们蓄意诬陷一位久经考验的中央领导同志“一贯右倾”和“反对毛主席”，多次逼闻天“揭发”，然而他在材料里却只是如实地肯定那位老同志的丰功伟绩和高贵品德。材料交出时，照例要受到一顿训斥，可他总是慢条斯理而又坚定地说：“我了解的就是这些，你们要我写的那些情况，我不知道。”

当林彪、“四人帮”和那个“理论家”制造“六十一人集团”历史大错案，企图把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打成“叛徒”时，问题就更加复杂，斗争也更加尖锐了。他们硬要逼着曾任党中央总书记的闻天同志证明，说那些同志当年出狱没有经过中央批准。为什么要提出这一经过多次审查早已解决并有案可查的历史陈案，而且把问题搞得如此混乱，闻天同志感到纳闷，不能不引起警惕。为了慎重，他一面以需要回忆为由拖延时间，一面两次写信给完全知情的那个“理论家”，要他请示中央该怎样处理。但结果却石沉大海，杳无音讯。这时，索要材料的人逼得越来越紧，闻天同志很着急，知道事情非同小可。但他认为，无论会给个人带来什么后果，都应当顾全大局，对党负责，对同志负责，因此决定由自己承当一切责任，证明薄一波等同志的出狱是经他批准

的。这下可不得了，不但批斗更凶了，而且那个“理论家”还专门派人来斥责他“把水搅浑”，示意要他翻案，另写假证明。闻天同志气愤地说：“要整就整我吧。我不能说假话，陷害人！”这时他已估计到可能被捕。果然，不久就对他和我实行了“监护”。虽然同关在一栋房子里，但是咫尺天涯，无法见面。直到一年多以后，才把我们叫到一起，通知转移。

一九六九年十月，我们被送到广东肇庆看管。生活条件虽然很差，但允许看书写字。这对一向喜欢学习的闻天，已是很大的安慰了。当时他的身体异常虚弱，视力急剧衰退，除高度近视外又患上了老年性白内障。有时帮我做饭，由于看不清，总是弄得满屋冒烟，把饭烧糊。但他却一直坚持读书和写东西，继续不倦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肇庆六年，他反复阅读了大量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写下许多读书笔记，把我们住的小屋当做批判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战场，偷偷写了几十万字的文章。可惜由于当时的处境，许多底稿不得不销毁，只是后来准许亲属探望时，才由他的外甥马文奇同志秘密带走了一部分。他在这些文章中，批驳了林彪、“四人帮”一伙颠倒敌我、搞乱阶级阵线、把专政的矛头指向党和人民以及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种种谬论，强调要正确进行党内斗争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大力生产和发展改善群众生活。他一直非常乐观，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信心，坚信“四人帮”的横行只不过是暂时的现象。因此他告诉马文奇同志，把他的文章保存好，以备将来发表，他也准备以后在一定的会议上谈谈。可惜这个愿望没能在生前实现，使他抱恨终天。

一九七五年，我们被转移到无锡。这时得知毛主席请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全国形势好转，人民心情振奋，他感到

莫大欣慰和喜悦。但不久周总理逝世了，紧接着“四人帮”搞起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形势又急剧逆转。这使他的心情极为沉重，悲愤之情往往溢于言表。当有来人跟他谈“批邓”问题时，他愤然表示：“‘三项指示为纲’没有错！没有安定团结，不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光讲阶级斗争，社会主义能建设起来吗？”此后他便身心交瘁，一病不起。在病中，他仍然极为关怀党和国家的前途，密切注视形势的发展，并且坚持斗争，抓紧整理以前的学习笔记和研究成果，修改批判“四人帮”的文章。他更加怀念毛主席和其他许多老同志，特别注意报上发表的一些老同志的消息。一次听说陈云同志来无锡休养，他异常兴奋，以为可以看到陈云同志了。当知道这纯系谣传时，他是多么的失望呀！有几回从报上看到王震同志的消息，一再向我表示：“希望在死前还能见王震同志一面。”可是他的病已在迅速恶化，终因得不到应有治疗和及时抢救而溘然长逝了。

闻天同志心胸宽广，顾全大局，在受到迫害、受到冲击的情况下，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党和人民的事业。在肇庆时，他曾多次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信，请求党分配他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直到弥留之际，还为他十多年没能为党和人民做点事情而深感遗憾。他希望把他十几年来写的东西送请中央审查发表，作为他对党的最后一点贡献。他还一再嘱咐我，叫把补发给他的工资和解冻的公债存款全部交给党，算是他最后交的一次党费。

二

林彪、“四人帮”一伙为了迫害闻天同志，曾经向他身上大肆倾泼污秽。但是历史是最公正的裁判。他们的诬陷丝毫无损于闻